



刘 静制图

每个作家有向传统致敬的方式

2013年4月,作家王安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她调入复旦大学时,曾选了两个老师的课听,一个是傅杰的《管锥篇》,一个是路玉明的《世说新语》。“每次听都要抢位子,他们的课很受欢迎,地上都坐满了人。一个学期的课程,我基本不拉。因为我知道我最缺的是古典文学的滋养。”

在后来的创作中,王安忆的确非常努力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落诸笔端。比如在她的长篇小说《天香》中,这位因《长恨歌》而与“海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完成了一次“向中国古典致敬”的仪式。《天香》中采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嘉庆上海县志》、古上海地图甚至历代文人的



文学新观察

# 看中国作家如何向古典致敬

宋 庄

诗词歌赋,整部小说气势恢宏,几十位家族人物的塑造,皆有特色,被称为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女红文化的经典,生动表现四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志趣节操的传世巨作”(诗人钟玲语)。这部颇具传统文化韵味的长篇小说,因笔触涉及众多文化领域——诗词歌赋、书画刺绣、园林建筑、服饰美食等等,显示了王安忆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就连小说的背景——晚明市民社会,也与《红楼梦》的创作年代很接近。大概也正因此,《天香》出版次年即获得第四届“红楼梦奖”。

作家们的成长,打着时代的烙印。一些作家幼年时没有经历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又在上世纪80年代遭遇西学浪潮的裹挟,使得其作品呈现中西“混血儿”面貌。甚至有评论尖锐地指出,有一些作家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翻译腔”。“现代文学史上的老作家,有旧学的功底,又吸收了外来的文学的营养,成就了他们所谓的写作平台。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本身生长在供应紧缺的时代,旧学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以前,是不允许接触的。所以没

有很好的旧学的熏陶和训练,《四书五经》《三言二拍》等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而“童子功”是影响深远的,我们直到青年时期才接触的营养,非常庞杂,无法分辨哪个更重要,西方的还是传统的?《红楼梦》对我影响大还是福楼拜、卡夫卡影响大,我说不出来。”作家苏童说。但他同时指出,这一代人在传统文化方面天生的缺失,也许不是缺点,而是特点。每个作家都有向传统致敬的方式。他的“致敬”是从《妻妾成群》开始。

**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的影响兼具**

他们大多自写诗起步迈向文坛,但是他们的诗歌与格律无关;他们也读唐诗宋词,但已非出自私塾的“童子功”。他们既有

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他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他还指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而《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我对大地的情感是自然的,因为我生活在大地上,我依赖它犹如生母。”同样,作家张炜的小说创作,不仅带有鲜明的民间立场,还浸润着大量的传统文化因子。源远流

脉的也许是笔记体小说。冯骥才、汪曾祺等作家笔记体各有特点,而孙友友的新笔记体小说,则被誉为中国文学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作家南丁曾称赞孙友友的小说,“显然得益于中国古典笔记小说,有容量,耐咀嚼,极精粹。”身处中原,孙友友的笔记体小说自成一派,如旧体诗词中的绝句与小令,起承转合,摇曳多姿。他在努力学习和借鉴着现代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思想观念,去表现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某种现代性。

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作家余华也深感矛盾:“我一下子面对了浩若烟海的文学,我要面对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我的阅读更像是生存中

流长的齐鲁文化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笔下的人物也兼具齐鲁文人的责任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在《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中,大量涉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世情民俗,张炜都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加以对照,发出他个性的声音。又如长篇小说《家族》,既有现实主义的元素,也同时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诗赋比兴,将传统的“有诗为证”化为至美感人的散文诗。

“文革”时期,当很多人在派系之争中找不到自我的时候,贾平凹却埋头于古典名著,不仅读诵,还改写成白话文。贾平凹说:“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不是很深,要真拿一篇古文问我一字一句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但我能理解。”

贾平凹的《秦腔》,或可视作对于民间文化与信仰的继承,而他的《古炉》获得首届施耐庵文学奖,更是汉语文学叙事丰富性的证明。

**笔记体小说体现古典文学文脉**

当今文坛,最能直接体现古典文学文脉

的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也许是因为这场漫长的学习实在太久,以至于我们忘却了自身伟大而优美的古典文学传统,乃至整个的古典文化传统。

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非恰好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年轻人特别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一种艰深的表达方式,所以很自然地与现实主义一拍即合。”宽泛的阅读面成就了格非。但是格非和朋友们在大量阅读现代主义作品后发现,其历史只有100多年,不可能涵盖整个文学史,转而阅读古典作品或近代作品。王安忆也说:“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背叛,觉得故事是一种束缚,想把前人的规矩破掉。写到现在,我的观念越来越合乎、服从前人小说的规定。”

她说的“规定”,其实就是“讲故事”。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故事讲得好才是最接近目标的途径。

## 铁马秋风大散关

——读古典诗词有感

高红十

秋夜虫鸣。  
先哼哼唧唧、轻拢慢捻,后嘈嘈切切、漫漶成片。毕竟秋虫,不同于盛夏骄横的知了叫,透着小资的感慨前世与忧伤今生。

此时,最好读古典诗词中的边塞诗。边塞诗多发生于秋,便有了标题诗句: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许多年过去,王昌龄的《出塞》依旧排在笔者边塞诗存之榜首。

冷兵器时代,长城作为边境线实体,为摧命的战争而建,却由文化涂抹出一个个好玩的关口名称: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嘉峪关、五门关、古北口、喜峰口……想象一下诗歌发生场景:北方以北,西域之西,秋风烈烈,旌旗猎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壮士如云,猛将如雨。“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生当做人杰,死

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

有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反战诗句,诘问谁之成功?又谁之骨枯?

本小文标题句摘自宋代诗人陆游的《书愤》:“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诗文包含两个重要地点:大散关,地处陕西宝鸡南秦岭山中,瓜州渡在江苏镇江仪征一线。大散关到瓜州渡,是南宋王朝与金划定的南北之界。翻开地图看看,可知割让出多大一片土地与土地上生活的百姓。大散关到瓜州渡,征战无数。民之伤又国之殇。

没有什么文学作品比边塞诗带有更多宏大主题:家与国,忠与奸,贼逆与英雄。每一时代节点,忠奸都有各自代表捉对厮拼。宋代岳飞与秦桧;汪精卫无疑是中国抗战时期汉奸头牌,与他对峙抗外侮的英雄,众多,太多,历史未及筛出集万万于一身之代表。铁律再次彰显:人的品行与节操大于高于人的才情。

日月如磨,鼙鼓难远。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有词《娄山关》,虽不是边关意义的关,词的沉郁苍凉却得古典边塞诗之真传: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依笔者见,由于词将文字变身长短,读起来,未及律诗铿锵给力,尤其边塞诗。

让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示儿》为本小文做结: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四句二十八字,字浅白,却意蕴醇厚。

## 渔家傲·癸巳芦山地震(外一首)

宋彩霞

垂危传来堪错愕,人随报道心揪着。星月滞留山一角。崩地壳,尘烟弥漫东风恶。

将士临危飞岭整,鞭雷取电苍龙捉。不畏灾凶来肆虐。能守诺,人间大爱将天托。

### 金缕曲·次韵敬和叶嘉莹先生西府海棠雅集

故苑冷冷水。漾西园、翠波清丽,红楼曾记。淡注胭脂仙子态,占尽春光妩媚。有老树、悲欢都记。一曲清词来海外,趁东风、光照朱门邸。说世事,赏花美。

海棠红透春光里。这园林、楼台七宝,万千情意。无数沧桑随眼过,多少红颜泣泪。都做了、斑斑文字。禹甸春雷圆好梦,看神龙、今已腾空起。浮大白,向天底。

## 《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发布会暨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由评论家白烨主编的文学蓝皮书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有关中国文学现状的宏观考察报告,具有丰富的信息量和显著的前瞻性,每年一部,已经出了10年。《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分门别类地对2012年的中国文学与文坛的发展与走向、现象与成果、经验与问题等各类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细致的扫描,总结出年度文学的宏观走向及其发展演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报告对一些文学领域的焦点现象和倾向性问题进行了捕捉与评说,如数字出版崛起的亦喜亦忧、类型小说发展失衡、青年作家成长的缺少引领等等。

### 作家进行时

#### 周大新:不应一味抹黑官场



作家周大新日前在海口携新书《向上的台阶》与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感受。《向上的台阶》讲述了主人公草根青年略带传奇的宦途故事。周大新现任主持人提出的当今“公考热”现象时说,不应该一味地抹黑官场,只要人性善良,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大放光彩,给人们做出贡献。他表示: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让你的心中充满爱。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 苏童:作家应珍惜世俗性东西



作家苏童日前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说,作家应珍惜个人生活中世俗性的东西,唯有如此,写作才会更自由,作品才会一步步走向神性。

据《扬子晚报》报道

#### 叶辛:学会用两副目光来观察生活



叶辛日前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备受关注的最新长篇《安江事件》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叶辛谈到写作时说:“插队生活使我学会了用两副目光来观察生活。一副眼光是我经常用都市人的目光来观察偏远的、古朴的、传统的农村生活,看到那里有很多与城市不一样的东西;另一副眼光是我常常会用山里人的目光来看待都市里的一切,并总能发现都市里的人发现不了的东西。”

据《广州日报》报道

## 每个周末的执著问候

郑 阳

杨和琳,每个周末都会互致短信问候。这般的温情,在熙熙攘攘的俗世间,在灯红酒绿的瓯江岸,实在是颇为难得。

杨和琳,其实并不熟悉。杨甚至不知道琳的老家在哪里,婚否,现在具体在哪工作。琳对杨的熟悉程度,亦然。但每个周末他们都会互致短信问候,内容无非就是简简单单的“周末快乐”、“你也快乐”之类。但这种问候彼此都感到很重要。就如两只在茫茫都市人海中漂泊的船儿,需要同伴的感应,哪怕这种感应陌生如斯。

杨和琳结识,一点都不罗曼蒂克。相反,两人是在这座小城比较世俗的交往方式中才认识的。琳彼时,是这座小城新开业的一家酒店的餐饮部经理。而杨是酒店老总的朋友。于是,杨的名字被列入酒店众多贵宾的名单中。每个周末,作为酒店餐饮部经理的琳都会给贵宾们例行发去客套的问候。

起先,杨对这类很商业化的问候并不在意。很多的时候,是收到即删。但慢慢地杨适应了这种问候。

甚至觉得这样的问候也挺美好。至少,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俗世里,在这般清冷的周末,还有人惦记你。一个客套的短信,竟然也会让人感到温情如此脉脉。

日子不紧不慢,不好不坏地过着。有一天,杨突然感觉到,连着好几个周末没有温馨的问候了,一时竟感觉生活中丢了些什么。于是,又逢周末的时候,他找出了这个号码,发了个短信:“以前都是你主动祝我周末快乐,今天我先问候你。”对方回信:“谢谢你,我已调往瓯江对岸的另一家酒店。”这是一座日趋开放的小城,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如琳这般在酒店业工作的外来女子时常是跳来跳去。

杨在短信里有点伤感地说,希望你在新单位工作顺心,希望那座小城也能给你带来暖意。琳说,我会继续在每个周末问候你。于是,每个周末,这样的温情短信开始延续。内容无非还是“周末快乐”。

时光如瓯江水,悄然流逝。有一番,杨又连着好几个周末没有收到琳的短信。发过去,也如泥牛入海。于是,有些怅然。这座小城时常会有

一些不测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杨收到了琳的短信。短信说:抱歉,我的手机在街上被人抢了,没了你的号码。我是跑到老店里才找回你的号码。杨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周末温情短信问候,重又开始,至今延续。

无聊的周末,杨有时候会偶尔回想短信中的女子,但印象模糊得可怜。杨使劲回忆,只记得当初在琳任餐饮部经理的那家酒店里,同席有客人发飙,琳颤颤地过来敬了几杯酒,昏黄的灯光映照下,这个外来小女子,面容疲倦但又坚毅,那一刻,江湖就在杯中,而杯子就是这座茫茫的都市人海。

每个周末来临的时候,走在熙熙攘攘、人海茫茫的大街上,杨总会有些茫然。谁是谁的谁的谁,谁让谁伤悲,来来往往的人,谁认识了谁,谁与谁相逢,谁是谁的谁……杨还会想起那首老歌: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

“周末如果没有问候的短信,就感觉自己好像少了点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



翔

刘 鹏摄